

元曲三百首

注
评

——任中敏 卢前 选编——王星琦 注评——

凤凰经典·名著精读本

凤凰出版社

元曲三百首

注
评

——任中敏 卢前 选编——
王星琦 注评—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元曲三百首注评 / 任中敏, 卢前选编; 王星琦注评
—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5.5
(凤凰经典·名著精评本)
ISBN 978-7-5506-2134-3

I. ①元… II. ①任… ②卢… ③王… III. ①元曲—
注释 IV. ①I22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5903号

书 名	元曲三百首注评
选 编	任中敏 卢 前
注 评	王星琦
责任编辑	陆 扬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fhcb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, 邮编:211523
开 本	889×1194毫米 1/32
印 张	7.75
字 数	230千字
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06-2134-3
定 价	32.00元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025-57572508)

前 言

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，也可以看作是诗体的递嬗、演变史。诗经、楚辞、汉乐府、古诗、近体，一路发展下来，及于宋词、元曲，体式上不断翻新，各有其繁盛与辉煌的时期。便是王国维所说的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。不过，所谓体式上的翻新，并非另起炉灶，凭空而来，相反倒是新中有旧，或是直接的承嗣传续，或是背离了一种连续性传统，而返祖归根，接受的是另一种传统。以元曲言之，剧曲不论，作为诗歌体式的元散曲，所接受的并非宋词的传统，而是古乐府的传统，元人自己就明确地将元散曲径直称为“我大元乐府”。元人巴西邓子晋《太平乐府序》有云：“今中州小令套数之曲，人目之曰乐府，亦以重其名也。举世所尚，辞意争新，是又词之一变，而去诗愈远矣。”

话说得非常清楚，元人目之为乐府的散曲，与词和诗，均相去甚远，称之为元人新乐府，庶几近之。虞集也说“北乐府出，一洗东南习俗之陋”（《中原音韵序》）。何谓之“东南习俗”？显然是指词调的末流之弊。说得更清楚些，是北乐府焕然一新，使得词之末流黯然失色。邓子晋所言“辞意争新”，特别值得注意。即是说，体式一新，其意自然也就新了。形式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内容，至少可以影响内容。李渔在谈到“意新”时，颇有独见，所言虽是针对词的，但对曲似更为恰当：“所谓意新者，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所闻所见，而后谓之新也。即在饮食居处之内，布帛菽粟之间，尽有事之极奇，情之极艳，询诸耳目，则为习见习闻，考诸诗词，实为罕听罕睹。以此之新，方是词内之新。”（《窥词管见》）

我们读元散曲，明显感到它与诗词韵味上差异极大，在意趣

上,则更不相侔。诚如钟嗣成所说的:“吾党且啖蛤蜊,别与知味者道。”(《录鬼簿序》)总之,一句话,我们在读元散曲时的审美感受,与读传统诗词时是完全不同的。这与北乐府体式之新、意趣之新,有着内在的、也是必然的联系。

语言上脱胎换骨般的变化,也使得元散曲获得了古代诗歌史上卓然独立的地位。韦勒克与沃伦曾精辟地指出:“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,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。”(《文学理论》第14章,三联书店版第186页)且看乔吉的一首小令:

眼中花怎得接连枝?眉上锁新教配钥匙,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。闷葫芦绞断线儿,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。野蜂儿难寻觅,蝎虎儿千害死,蚕蛹儿毕罢了相思。

此曲纯用口语,通体用比。无非说的是情变后的失落,却反反复复,在近乎絮叨之中,活脱脱地揭示了一个失恋少女细微真切的心理情态。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。

宋元时期是汉语言变化最活跃的时期。在中古语言向近古语言过渡的过程中,中原语言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乃至域外语言碰撞并相互渗透,从而变得丰富且相互缠夹。因此,《中原音韵》出现于元代中后期,决非偶然。龙潜庵先生曾明确指出:“宋元语言与现代语的渊源关系,由于时代较近,就更为密切,好些宋元语言直到现在仍然流行或保留于某些方言之中。”(《宋元语言词典·序》)这里可以举一个小例子。在张可久的散曲作品中,至少有两处用到“锦胡洞”(锦湖洞)。一是[双调·折桂令]《酒边分得卿字韵》云:“客留情春更多情,月下金觥,膝上瑶箏。口口声声,风风韵韵,袅袅亭亭,锦胡洞。”又[越调·小桃红]《寄春谷王千户》云:“紫箫声冷彩云空,十载扬州梦,一点红香锦湖洞。”这二曲中的“锦胡洞”是什么意思?据上下文推断,可知是青楼北里之意。卢前校勘云:“抄本作胡洞,何校本作衢衢。”原来,胡洞就是今之胡同,即小巷。前着一“锦”字,便指花街柳巷,

这在旧北京“八大胡同”的称谓中仍可循到一点消息。这种用法大约始于元大都时期。胡同这个词,正是从蒙古语译音转借而来的, hudag 在蒙语中是“井”的意思,用于汉语则由“有水井处”转而为“幽街曲巷”之意。考诸北京和东北三省语言,胡同多是因水井而得名(可参阅方龄贵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》第322页,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1991)。举一而反三,仅就“胡同”一词,即可见出宋元之际语言变化的情况。此后,不仅是在散曲文学中,就是在戏曲小说中,“胡同”之用,已是屡见而不鲜了。如明朱有燬[北南吕·一枝花]《风情》套有云:“正你那花胡同行休再,锦排场少去挨。”其用法与元杂剧和元散曲中相同,以“胡同”前加一“花”字(或“锦”字),喻指青楼、勾栏。而在小说中,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等,都不乏用例。

行文至此,忽然想到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所说“凡有井水处,皆能歌柳词”的说法,一向人们以为这是说柳永词流布之广远。是否也可以将“有井水处”理解为烟花巷陌,因为这更切合于柳词在歌妓中传唱的情况。若是,“胡同”一词当在南宋时就已传入中原了,或许是蒙古语借助于女真人不脛而走亦未可知。

以上我们从体式与语言之变异方面,概要说明了元曲新变与代兴的意义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,元散曲出现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,正应了马致远“青山正补墙头缺”之语,它弥补并丰富了我国诗歌乃至韵文文学的形式与内涵,补阙之功盖莫大焉。我一直都认为,元曲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艺术,甚至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传统文学艺术中的“另类”,元人是完全将“大元乐府”视为“新声”的。而后人往往误读元曲,甚至是一误再误。如人们非要将其与诗词捆绑在一起来谈,说什么词是“诗余”,曲是“词余”之类的废话,其实曲就是曲,它是一种独立的诗体;又如人们往往用经典主义的先入为主的阅读、唯美主义的不无曲解的批评,甚或以纯学究式的臆测与演绎来阐释元曲,殊不知元曲早已逸出了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命题之外,而且每每与传统的形

式主义、精英主义乃至文学主义的要旨相冲突。它是与此前任何一体文学都判然有别的、融大俗大雅于一体的绝唱。它汲取古乐府精神，以天真率意为旨归，带着浓重的民间文学情调。它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大众文化”，是当时的“流行歌曲”。没错，娱乐性、消费性、通俗性、商业化、世俗化等等特点，它统统具备。所谓“时新小令”、“尖新茜意”、“说尽道透”、“曲而不屈”云云，无非是说它与正统文学的种种差异。故而对这种特殊时代的特异“时调”，必须以特殊的、个案性的阅读心理去细细体味。否则，难免枘凿不入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说得好：“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是由把向来不入流的形式升为正宗来实现的。”（《情感之旅》）元曲其庶几乎！

在对元曲所谓思想内容的理解上，我们过去也有不少的误解。如将隐居乐道视为元人在逃世、避世，就是泛泛的、笼统的、含混的，甚至是隔靴搔痒的。元曲家何曾逃世？避世避到哪里去？若真的是逃避，还哪儿会有那么多的牢骚愤懑，避之尤恐不及，当是一种“失语”状态，明哲保身嘛。元曲家们乖时怨命，然内心决非一潭死水，波澜不兴，而是垒块在胸，芒角峥嵘，常常是淋漓酣畅，一吐为快。与其说是逃避，不如说是无奈：

带野花，携村酒。烦恼如何到心头！谁能跃马常食肉？
二顷田，一具牛，饱后休。

佐国心，擎云手。命里无时莫刚求，随时过遣休生受。
几片绵，一片绸，暖后休。

带月行，披星走。孤馆寒食故乡秋，妻子胖了咱消瘦。
枕上忧，马上愁，死后休。

这是马致远〔南吕·四块玉〕《叹世》组曲，原共九首重头曲。上面三首分别写的是食、衣、住（行），曲中勃勃跃动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磊落不平之气，与逃避丝毫不涉。作者屈为小吏，为人驱使。晚年退隐了，心气却始终无法抚平。作者的遭遇，与元代社会制度、特别是选官制度，是直接相关的，所以他认命。这个命，

不是别的，乃“是中国文化、东方文化中人生哲学的最高哲学”。“‘命’是什么？‘天’又是什么？在中国哲学中是大问题。……儒家观念中的‘命’是宇宙之间那个主宰的东西，宗教家称之为上帝、为神或为佛，哲学家称之为‘第一因’，而我们儒家称为‘命’。……所以这‘命’与‘天’两个东西，可以讨论一生的，也许一生还找不到它们的结论。”（南怀瑾《历史人生纵横谈》）反正这个“命”与打卦占卜算命的那个命，不是一回事。

还有一种误读，就是动辄就以积极与消极来看待元曲，元代的社会相当复杂，元代士人的心理就更其复杂。为了节省篇幅，我们还是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谈这个问题。先看关汉卿的一首〔四块玉〕《闲适》小令：

适意行，安心坐，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。日月长，天地阔，闲快活。

此曲应心随口，自然流出。追求的是一种适意的、悠闲的生活情趣，可谓究于天人之理义，合于自然之精神，其中渴饮饥餐醉歌，又似受到全真道思想的影响。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，元代士人心向往之，并非就是已然这般生活了。且此曲在“闲适”的背后，仍藏有愤世嫉俗和磊落不平。元曲家每每言“闲快活”，差不多成了口头禅。不必一看到“闲快活”就以消极斥之。元曲家的“闲快活”，实有特定所指。特别是元初士人，家山依旧，却舆图换稿，连进身之阶也断绝了，生存一时间都成了问题，如何快活得起来呢？因而，这“快活”实质上是反话，是至哀至痛之语。或者说，这“快活”是忘的结果。张申府先生别解“快活”二字，耐人寻味不已，似有助于我们理解元散曲中的这个“闲快活”：

快活在于活得快。

活得快时必有所忘。

快活实尤在于忘。

忘时必有合。

快活更在于合。

是故天人合一为许多哲家之最后归宿。

美是一切事理之标准。

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。

柏格森说，要活不得不有所忘。

岂但如此，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。

（《所思》）

看来元人的“闲快活”，最终目的是为了忘。于是他们羡慕刘伶，崇陈抟，刘纵酒，陈嗜睡，而醉与睡的状态，都可以暂忘。这样去想问题，就不难理解元曲家们的乖张与放纵了。暂忘的背后，是深不可解的矛盾与痛苦，是无际无涯的彷徨与惆怅。其与积极、消极原是不搭界的。读元曲有时确须横看竖看，更须反过来看。元曲家们的气话、牢骚言、忿忿语，有时是当不得真的；而有时他们的俳谐与滑稽，戏谑与调笑，甚至插科打诨，却是至为严肃的，又必须观之以巨眼。这是要在阅读欣赏中区别对待的。读得多了，自有会心会意之处。

关于元曲的独特性以及阅读元曲时所应注意的问题，固不止以上数端，这里只是就笔者个人的阅读感受，撮其要者罢了。相信读者各自都会有不同的心得体会。关于具体作品的分析评鹭，可以去看本书中的注、评。末了，简单谈谈本书体例上的一些问题。

任中敏先生选编《元曲三百首》，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。正如卢前先生所说的，《元曲三百首》之辑，“盖踵蕲塘退士之于唐诗，彊村翁之于宋词而为者”。即为满足一般读者的需求，精选元曲，以便于普及元曲的阅读与欣赏。1931年，上海民治书局有铅印本，收元曲小令300首，编为一卷，附录一卷，署任中敏辑。1943年，卢前先生取任辑本加以修订，理由是“卷中所录颇不称（不平衡——引者）。或二三首，或十数首，而张可久多至七十二首。选录初毕，殊未自惬”（《原序》）。即是说，任、卢二先生

都不满意。时值抗战时期，卢前先生的修订颇有想法：“而今日之世，为五千年来所未曾睹，凡百旧文，何足状当前情事万一；描影绘声，惟酣畅淋漓、直不屈之曲体其庶几乎！”居于重庆北碚的卢前先生，乃借元曲家的牢骚愤懑，以贬时讥世也。现在容易见到的，有1945年重庆中华书局印本，署任中敏编，卢前重订。1947年上海再版，32开本60页。此后陆续有些印本，皆舛误较多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坊间有不少翻印本，多署任中敏、卢前编，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。本书依据的版本是江苏广陵刻印社1998年版。这个本子校勘较精，宣纸铅印，仿线装，上下两册一函，精美大方。但这个本子也有些问题，目录所列曲目，只列曲牌，不标宫调，一仍旧本。本书根据《全元散曲》以及《钦定曲谱》（《康熙曲谱》），将宫调一一补齐。又，广陵本《出版说明》称其所收曲为308首，然马致远、张可久二家虽注明分别收32首、42首，实际上马致远是31首，张可久是40首；全书总收也非308首，而是297首。这很可能是卢前先生“略加删定”时就已误数，以后各本沿其误，未加改正。本书目录上标注数目亦未加擅改，为的是保留历史原貌，故在这里加以说明。

为了方便读者，每一作者第一次出现时，本书都撰写一个作者小传，以便于知人论世，分析作品。第一次出现的曲牌，也根据曲谱加以介绍，并将其定格句式列出，这对于作品艺术特色的分析和总体韵味的把握，似不可或缺。

书中每首曲子，我们都与《全元散曲》以及元人所编散曲集互校，重要的置于注文中说明。

关于本书注释，以力求简洁、方便读者为务。典故一般概括其大意，拈出出处；重复出现时或采取互见形式说明，或高度概括其用意。对于宋元俗语谣谚等，径直说明其意，不溯源逐流考其原委，亦不引例句。

“品评”务求言之有物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在简洁凝练地阐明评者观点的同时，尽量站得高些，视野开阔些，切实揭出品

评人的艺术感受与心理体验,力避空洞与浮泛。

任中敏先生所辑的这个选本,在历史上起到了普及元曲的作用,功莫大焉,自有其不可替代性。但今天看来,局限也是明显的。马致远与张可久、乔吉选得还嫌多,而前期大家如关汉卿等似乎还可以略有增加。特别是无名氏的曲子,多有精彩杰作,也应有所增加。如无名氏的[双调·山丹花]小令以及[中吕·朝天子]《志感》等,皆为不可多得的佳构,未选进来很是可惜。此外,只选小令不选套数,也是令人遗憾的。严格说来,它应名之曰《元曲小令三百首》。不过,选辑作品是件难事,难免顾此失彼。时至今日,尚无一个超过此本,并为学术界所公认的本子。因此,重新校勘、注评这个本子,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虽然我们做了切实的努力,但本书一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。顾此而失彼之弊,疏漏与舛错之处,在所难免。尚望读者与同行专家多多赐教,以便我们修订再版时,能加以改正和弥补。

原 序

昔吴公子札观周乐，闻大雅，曰：“曲而有直体”；颂，则曰：“曲而不屈。”前尝假“直”、“不屈”二义，论有元之曲。夫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自时代言之者，各有其所胜。然诗必雅正，词善达要眇之情，曲则庄谐并陈，包涵恢广。自体制言之，亦各有其专至，不相侔也。惟诗在唐后，一再演变，虽曰未穷，途径之凿辟殆尽。若词随宋亡而亡，形体徒存，不复能别开异境。独曲未造极，世称元曲，顾曲实非元所能尽耳。

往在南都，中敏有《元曲三百首》之辑，盖踵蕲塘退士之于唐诗，彊村翁之于宋词而为者。时元曲传本，仅有杨朝英二选与天一阁藏《乐府群玉》；诸家别集及《乐府新声》尚未得见，故卷中所录颇不称。或二三首，或十数首，而张可久多至七十二首。选录初毕，殊未自惬。今年，前从闽海还渝城，居北碚山馆，纂全元曲二百二十八卷成，因取中敏旧选，略加删定，去南都始订兹编且十七年矣。而今日之世，为五千年来所未曾睹，凡百旧文，何足状当前情事万一；描影绘声，惟酣畅淋漓、直不屈之曲体其庶几乎！是涵泳无妨元曲之中，而取材必在元曲之外，《元曲三百首》者，聊备体格，供来者之玩索而已。

卢 前

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日

目 录

元好问(一首)

- [双调·小圣乐]骤雨打新荷····· 1

杨 果(二首)

- [越调·小桃红]采莲女(二首)····· 3

刘秉忠(三首)

- [南吕·干荷叶](三首)····· 5

王和卿(三首)

- [仙吕·醉中天]咏大蝴蝶····· 7

- [仙吕·一半儿]题情(二首)····· 8

盍志学(西村)(四首)

- [越调·小桃红]西园秋暮····· 9

- [越调·小桃红]江岸水灯····· 9

- [越调·小桃红]客船夜期 ····· 10

- [越调·小桃红]杂咏 ····· 10

关汉卿(六首)

- [双调·沉醉东风] ····· 12

- [双调·碧玉箫] ····· 13

- [双调·大德歌] ····· 13

- [南吕·四块玉]闲适(二首) ····· 14

- [南吕·四块玉]别情 ····· 15

王 恽(一首)

- [越调·小桃红] ····· 16

白 朴(六首)

- [双调·庆东原] ····· 18

- [双调·驻马听]舞 ····· 19

[仙吕·寄生草]饮	20
[双调·沉醉东风]渔夫	20
[仙吕·醉中天]佳人脸上的黑痣	21
[仙吕·一半儿]题情	22
胡祜遹(一首)	
[双调·沉醉东风]	23
王德信(实甫)(二首)	
[中吕·山坡羊]春睡	24
[中吕·十二月过尧民歌]别情	25
伯 颜(一首)	
[中吕·喜春来]	27
张弘范(一首)	
[中吕·喜春来]	28
严忠济(一首)	
[越调·天净沙]	29
姚 燧(二首)	
[越调·凭阑人]寄征衣	30
[中吕·阳春曲]	30
卢 挚(八首)	
[黄钟·节节高]题洞庭鹿角庙壁	32
[南吕·金字经]宿邯郸驿	33
[双调·殿前欢]	33
[双调·落梅风]别珠帘秀	34
[正宫·黑漆弩]晚泊采石矶,歌田不伐[黑漆弩],因次其 韵,寄蒋长卿佥司、刘芜湖巨川	35
[双调·沉醉东风]秋景	36
[双调·沉醉东风]闲居	36
[双调·沉醉东风]重九	37

珠帘秀(一首)

- [双调·寿阳曲]答卢疏斋 38

刘敏中(二首)

- [正宫·黑漆弩]村居遣兴(二首) 39

陈草庵(二首)

- [中吕·山坡羊]叹世 41

- [中吕·山坡羊]叹世 41

奥敦周卿(一首)

- [双调·折桂令] 43

马致远(三十二首)

- [双调·水仙子]和卢疏斋西湖 44

- [双调·拨不断] 45

- [双调·拨不断] 46

- [双调·拨不断] 46

- [双调·落梅风]远浦归帆 47

- [双调·落梅风] 47

- [双调·落梅风] 48

- [双调·落梅风] 48

- [双调·落梅风] 49

- [双调·落梅风] 49

- [越调·小桃红]春 50

- [南吕·金字经] 50

- [南吕·金字经] 51

- [双调·折桂令]叹世 51

- [双调·拨不断] 52

- [双调·拨不断] 53

- [双调·庆东原]叹世 53

- [双调·清江引]野兴(二首) 54

- [双调·清江引] 55

[双调·清江引]	55
[南吕·四块玉]	56
[南吕·四块玉]天台路	56
[南吕·四块玉]马嵬坡	57
[南吕·四块玉]洞庭湖	57
[南吕·四块玉]临邛市	58
[南吕·四块玉]叹世(三首)	59
[越调·天净沙]秋思	60
[双调·拨不断]	60

王伯成(一首)

[中吕·喜春来]别情	62
------------	----

滕 宾(一首)

[中吕·普天乐]	63
----------	----

李致远(三首)

[中吕·红绣鞋]晚秋	64
[越调·天净沙]春闺	64
[越调·小桃红]碧桃	65

冯子振(三首)

[正宫·鹦鹉曲]山亭逸兴	66
[正宫·鹦鹉曲]感事	67
[正宫·鹦鹉曲]野客	68

刘 致(二首)

[中吕·山坡羊]燕城述怀	70
[中吕·山坡羊]西湖醉歌次郭振卿韵	70

张养浩(六首)

[中吕·红绣鞋]警世(二首)	72
[中吕·山坡羊]潼关怀古	73
[双调·庆东原]	74
[双调·清江引]咏秋日海棠(二首)	74

虞 集(一首)

- [双调·折桂令]席上偶谈蜀汉事,因赋短柱体…………… 76

乔 吉(三十首)

- [双调·水仙子]游越福王府…………… 78
- [双调·水仙子]赋李仁仲懒慢斋…………… 79
- [双调·水仙子]嘲少年…………… 79
- [双调·水仙子]展转秋思京门赋…………… 80
- [双调·水仙子]寻梅…………… 81
- [双调·水仙子]暮春即事…………… 81
- [双调·水仙子]为友人作…………… 82
- [双调·水仙子]怨风情…………… 82
- [双调·水仙子]咏雪…………… 83
- [双调·水仙子]嘲楚仪…………… 84
- [双调·水仙子]乐清箫台…………… 85
- [双调·折桂令]寄远…………… 85
- [双调·折桂令]赠罗真真…………… 86
- [双调·折桂令]七夕赠歌者(二首)…………… 87
- [双调·折桂令]雨窗寄刘梦鸾赴宴以侑尊云…………… 88
- [双调·折桂令]丙子游越怀古…………… 89
- [双调·殿前欢]登江山第一楼…………… 90
- [双调·清江引]笑靥儿…………… 91
- [双调·卖花声]悟世…………… 91
- [中吕·朝天子]小娃琵琶…………… 92
- [中吕·山坡羊]寄兴…………… 92
- [中吕·山坡羊]冬日写怀(二首)…………… 93
- [越调·小桃红]赠朱阿娇…………… 94
- [越调·小桃红]春闺怨…………… 95
- [越调·小桃红]绍兴于侯索赋…………… 95
- [越调·小桃红]晓妆…………… 96